

女飞行员傣丽的传奇故事

文/泽霖

傣丽有一个非常响亮的中文名字：莫傣丽。她身材高挑，大眼睛，一头偏栗色的秀发。

傣丽是美国人，生於美国首都华盛顿。她父系的先祖来自英国的威尔士，到她已经是第五代人了。傣丽的母亲来自韩国。当年，傣丽的父亲作为联合国的通讯专家，於二战後去了韩国。在当时韩国总统的一个晚宴上，他结识了傣丽的母亲。

傣丽记得她三岁那年，她爸爸扶著她的手臂走路，忽然她被桌子上一个玻璃柜子吸引住了，两手向柜子方向伸去，嘴里还嘟囔著甚麽。爸爸觉得很奇怪，就打开柜门，看她要抓甚麽。等到父女俩靠近柜子，小傣丽更兴奋了，伸出手去就抓住了一个木制的观音雕像。那玻璃柜是妈妈的百宝箱，有亚洲的珍珠花瓶，象牙雕的中国小人，英国的彩色茶具，但她就是喜欢要这个观音像。

孩童时代的傣丽，学著钢琴、芭蕾、和大提琴。但她一直体弱多病，躺在床上的时候，这个美国小女孩手里握著这个来自东方小小的观音像，就给她带来了安慰和一种祥和的感觉。多少年後，当傣丽得到一本来自东方的奇书——《转法轮》时，她又找到了同样的感觉，这是一种难以描述的感觉，是一种心灵上的共振。

五岁那年，爸爸带她去空军基地玩，看著湛蓝的天空，她说想当飞行员。高中时，爸爸带她去坐飞机上天，她就完完全全喜欢上了飞机腾空而起的那种感觉，那种起飞、升空、自由自在的感觉。傣丽说，在天上时，地上的一切，尘世的一切，都突然间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

上大学的时候，她的专业是人文、工商管理和市场营销，但她同时上著飞行学校，拿到了私人飞行执照和商业飞行执照。她曾经参加过全美国50个女飞行员横跨美洲大陆的飞行，从太阳升起落到日落，五天之内从加州飞到了宾州。现在傣丽是一所飞行学校的运营部经理。傣丽的先生汤姆也是飞行员。

十四年前，傣丽得了一种奇怪的病，叫做LYME病，这种疾病在今天的美国，仍是无法治愈。傣丽的病是晚期的，还可能传给孩子。当时，她的每块骨头、每根肌肉纤维都疼痛著，心跳脉搏非常微弱，半个身体没有知觉，全身没有一点力气。只能用抗生素来维持，延长她生命的时间，如此而



已。她自己也知道她必须寻找其它的办法，比如中医、针灸或其它疗法。

这些非传统疗法帮助她生存下来了，可同时她也意识到，这些都只能治表。她开始学习佛教经

典，跟她的针灸师学习藏传大乘佛教，还拜见过两个西藏喇嘛，她觉得比从家族的基督教信仰中获取了更多的东西。一次她在学习印度经典时，谈到在刚开始的时候，宇宙洪荒中别无其它，只有最原始的智慧。她跟自己说，我就是要去理解这种最原始、最纯正的智慧。

1999年2月，也就在中国镇压法轮功之前，傣丽的一个中国朋友告诉她，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一项活动中有一个展台，介绍来自中国的一种气功，这个功法有一套炼功动作，还有一套理论。这个朋友给她带来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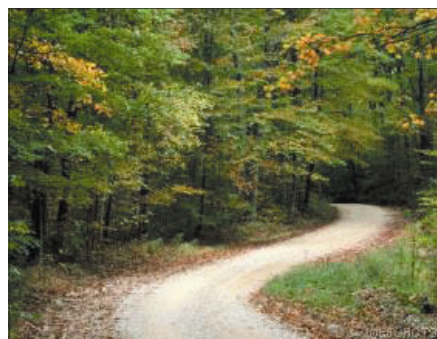
1999年4月，傣丽开始修炼法轮功。读完《转法轮》第一页，她抬起头，仰望著天花板，对老师说了声，「谢谢您。」给她送书的中国朋友打电话过来，「你觉得这本书怎麽样？」傣丽回答说：「你知道这本书是干甚麽的吗？」朋友

默然。傣丽说：「他終於来了！」

也就在她修炼後不久，她的那些LYME病的症状，竟无形之中，不见了踪影。

每当傣丽走在费城中国城亚奇街上的时候，她真心的想跟黑眼睛、黄皮肤的中国人说几句话。她想说，法轮大法真是好啊，千万别让江氏的谎言蒙住你的双眼。

004年4月25日，春意盎然的一天，傣丽没有去开著她心爱的水上飞机，从宁静的水面飘然而起，翱翔天空。她盘腿坐在费城市中心自由钟前的大草坪上。用她的心在呼吁人们施以援手，为那些远在中国和她有著同样信仰，黑眼睛、黄皮肤的被迫害的中国法轮功学员施以援手。因为五年前，从这天开始，一场亘古未有的不公降临到了一群修炼「真、善、忍」的人们的头上。◇



通向希望之路在您的脚下

教书育人三两事

我叫周清，男，34岁，是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县第一高级中学物理教师，因修炼法轮功受迫害，现已被迫流离失所在外。在我的修炼中有一些感人的小故事，分享给大家。

一個「請」字

一次学校要我临时带高三班的课。上午第四节是我的物理课，我提前就等在教室外。第三节是语文老师的作文课，因有许多学生没交作文，语文老师正在生气，没听到下课铃，直到上课铃响时，又讲了几分钟才下课。

学生蜂拥而出，突然看到了我，马上来个急刹车，并立即向后退。我赶紧走进教室说：「休息五分钟，抓紧时间，但不要影响其他班上课。」

等我开始讲课後，还是有三名学生推开教室门叫「报告」，我随口说了一句「请进」就继续讲课。可他们始终不进来。我弯下身问坐在讲台边的一名学生：「他们为甚麽不进来？」学生忍著笑解释说：「语文老师刚发了一顿脾气，您又说个『请』进，他们怕您是在讥讽他们，所以不敢进来。」全班学生都笑了起来，我赶紧说：「那我不『请』了，你们自己进来吧！」三名学生終於放心的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座位上。

第三天，我刚进办公室，语文老师就问：「周老师，你用的甚麽法子，这麽快就赢得了学生的好感？」问得我茫然的说：「没有

啊？您听谁说的？」语文老师说：「学生在作文中写的，说『周老师好亲切好亲切』」。这里我突然明白了师父说的一句话，修炼人讲「无求而自得」。

意料之外的掌聲

有一次我接手一个班的课才不到一个月，离期中考试也不到一个月了。一天晚自习小测验时，我无意中发现他们抄袭非常厉害，几乎是全班参与。当时我非常失望（因我以前带的学生很少有抄袭的，小测验时我几乎不监考）。

我记得师父说过：「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，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地和认识，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。」（《清醒》）於是，我专门抽出了一节课的时间，向学生讲抄袭的危害，从农村的经济状况、城市工人的艰辛、干部父母的无奈，讲到我们应该对社会承担的责任，等等，讲了整整一节课，过程中我看到有的学生低下了头，有的趴在桌子上止不住的抽泣起来，有的眼圈通红。我的心情也很沉重，觉得自己讲得太严肃了，没有充份考虑学生的承受能力。

下课铃声刚响，我沉重的说：「希望你们能听进去，这样这节课就没有白白浪费。」侧身准备出教室。就在这时，我意外的听到了掌声，先是几个人，然後越来越多，很快的，大家好像回过神来了一样，全班都鼓起掌来，充满整个教室。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

眼泪，赶紧快步走出了教室……

代課

有个同事生病住院了，老师们都去看望，但都忘记了另外一件事：帮忙上课。而且，学校领导也忘了。我发现这个问题後，默默的帮助把课上了。

後来，有关领导找我问起代课节数。因为这位教师少上了课，要扣除相应的钱，而我则要得相应钱的1.5倍。我说，同事之间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。同事生病了，本来就痛苦，还扣别人的钱，不太好。而我也不会计较这些。而且我也确实不记得我到底代了几节课。

几天後，领导给了我一封信。原来领导找到别的老师核实了我的代课情况，如实算了代课费，还另外奖了我80元。我告诉领导：我们炼功人本来就是为别人著想的，不会在帮助别人时还想得到回报。若是反而多得了报酬，则完全违背了我的初衷。

领导说：我知道你们不求名利，但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并不在这里，我们学校太需要这种精神了。这80元钱也不是奖给你个人的，而是为了鼓励这种精神。几天後，学校通报了这件事，最後写道：「不求名利，令人叹服。」

文/周清